

本土文本

圣手(小说)

□王海波



绘图 翟溢

初冬,暖阳似秋。陪报社记者下去采访,饭后,我让记者午休会儿,抽空驱车去荡北乡,我参加工作就在这里。一支烟功夫,到乡政府所在地。

眼前,过去的晴雨路变成了水泥路,沿路一侧是丰产沟,另一侧是新建的乡村民居。户户紧挨,整齐划一的建筑直向路东头延伸。原来的供销社不见了,农副产品购销站消失了,没有丁点儿影子。正探头探脑、左顾右盼张望,有户人家走出一位六十开外的女人,见我随口先扬声:“找谁呀?”

我满脸堆笑应声作答:“请问大姐,老早的乡购销站,怎么没有了?”

大姐并不生分地回话:“噢……企业改制,所有房产、地皮优先本站职工购买,购销站归了私人,包括我这里三家都是沾光户。”

“这么说,您也是站上的职工?”

“是的!我进站工作才二十出头,做出纳员,如今是退休闲人。”

我想不起这个人,她也不认识我。我在荡北不到一年,离开这里都几十年了。“噢……想老婆来了媒人,想问路来了坐地虎,不要赶早,只要碰巧。向您打探一个人,他叫蔡舜守,知道此人吗?”

“您想打探的人,是我们站长,他去世多年了。我工作就在站长手下,他当年五十岁不到,是蔡家庄的社员,文化不高,古铜色四方脸,五大三粗,不抽烟不喝酒,正直谦和,生意场很有人缘。年轻时闯过江湖,跑过码头,做过蛋贩子。练就捡蛋不用照光,计量不用过磅,报价不用算盘的绝活。凭着这身本事,又逢真金发光,合作化被选贤任能的供销社看中,特招进站,上位就任站长。这招没有改变他的起点,却改变了他的终点。”

“大姐说话真有水平!”我惊叹地说。

“蔡站长可谓一生都和禽蛋打交道。招工从业,起点没变,主抓蛋业务:一是收购;二是销出。销

出,少量供当地市场,大量运销上海。就凭对蛋品稳、准、快的业务能力,一传十,十传百,如磁石吸铁,深得四乡邻县商民认可,无人不信、无人不服,硬是把个小小购销站打出招牌,门庭若市。上午专收散户蛋,下午专收贩子蛋,起点终点都是蛋,所不同的是:蔡站长的终点却因蛋而声名远播。如皋、海安、上海都有信徒,信徒不称舜守,借谐音呼之圣手。”

“奇闻共欣赏。大姐呀,乘着阳光温柔,立谈也是谈,接着往细处说。”

“圣手,可不是徒有虚名。其绝有三:一捡蛋。不需要照光,只需过手打圈一摇,感知蛋黄流动性,便知新鲜度。不新鲜的不亮壳蛋退货,新鲜的好壳蛋照收。肥水不外流,破壳蛋以收购价供当地食品厂或个人使用。二计量。全凭眼测,大小搭配,每十个蛋无须秤称,保准一市斤。凡运销上海的蛋,每箱三十市斤。装箱每层三十只,用麦草网垫隔层,十层为限,无须过磅。天长日久,从无短斤缺两纠纷。三报价。凡收购散户蛋,几斤几两全用心算,随检

随计重,报分量同时报钱数,不动算盘分不差。每天经蔡圣手过检的蛋品上千斤,日进日销。运销上海的鲜蛋,定车定班定时,从不放空。”

“请问大姐尊姓大名?”

“我姓杨,叫杨建雯!”

“你知道圣手二字的含意吗?”

“开始不知道,后来问了中学的丁校长,略知一二!”

“说来听听!”

“丁校长的说法:宗教上指教主之手,称圣手。引申义泛指有极高技能或成就,被崇拜、有信徒、莫不叹服。圣即是高,圣手即高明之手!”

“嗨……说得真好!蔡圣手,能人之未能。”

我对蔡舜守印象很深,分到荡北供销社他管我,后来我忙他也忙,几乎不联系,今天碰巧想到他,本想来看看的,不料他却走了,算算岁数该有八十多。我站在供销社的老地方,心有所悟,所谓改变了终点,就是没有终点。即便死了,不表彰、不宣传,人们依然在心仪口传,直至永远,这就是供销人!

眼睛被蒙上的时候(散文)

□程然

中国古人造字源于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凡是与人们劳动、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所造之字占的比重就越大,相反则轻一些。查字典,以“目”作偏旁的字有90多个,而以“耳”作偏旁的字只有20多个,孰重孰轻不言而喻。听觉虽然紧排在视觉之后,但人们显然觉得它时常不太靠谱,故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百闻不如一见”的说法。

说起眼睛,凡看过《西游记》的,无不佩服孙悟空的一双火眼金睛,那是在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炼出来的,有了这双眼睛,孙悟空才能在取经路上,降妖除魔,修得正果。所以,火眼金睛不仅是孙悟空的眼睛,也是一部《西游记》的眼睛,因为它是一双透过虚伪看真实、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眼睛。对于孙悟空来说火眼金睛比金箍棒不知重要多少倍,如果没有火眼金睛,就像当今的导弹没有雷达一样,金箍棒会打错了对象。然而,火眼金睛只属孙悟空,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偏偏大多是欺瞒与反欺瞒的斗争,肉眼凡胎的唐僧(其实猪八戒、沙僧的眼睛和唐僧差不多)屡屡上当受累,告诉世人一个道理,耳之听闻固然不可轻信,眼之所见也未必靠得住。

是的,凡胎之肉眼制造的痛苦还真不少。聪明如俄狄浦斯者,他可以轻易猜出斯芬克斯之谜,使弑杀他的人免除灾难,但是他却在路上与人发生争斗时,一怒之下,杀死四人,其中就有他亲生父亲弑杀城国王拉伊俄斯,之后他被弑杀城人民拥戴为国王,又娶了他的母亲伊俄卡斯特为妻,然而这一切俄狄浦斯并不知晓,等到真相大白,俄狄浦斯羞愧难当,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这就是古希腊著名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的故事。我一度想不通,俄狄浦斯为什么要刺瞎自己的双眼,这个故事如果让中国人来写,一定是让俄

狄浦斯拔刀自刎,或者投河自尽。但是,在古希腊人看来,这是神对人的不满和捉弄,自以为聪明的人类挑战命运,岂知命运是人的眼睛永远看不透的,弄瞎自己双眼的俄狄浦斯不愿再面对现实,只得在命运面前永远闭上自己的眼睛。

所以,古往今来,人们总想有一双看透世界、看穿命运的眼睛,于是,佛教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天眼”,又称“天趣眼”。天眼为佛教所说五眼之一,《大智度论》中说:“于眼,得色界四大造清净色,是名天眼。天眼所见自地及下地六道中众生诸物,若近若远若粗若细,诸色莫不能照。”意味天眼能看见地上地下、过去未来、宏观微观,开天眼就成为佛教徒追求的人生理想,天眼难开,慧眼可期。“慧眼”也属于佛教五眼中的一眼,《维摩诘经》中说:“实见者尚不见实,何况不实。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见,慧眼乃能见。而此慧眼,不见无不见。”意思是,肉眼所见,慧眼能见,而慧眼能在肉眼不见处,由此发展出一套号称“眼球经济”的推销观念,谁抓住了人的眼球,谁就抓住了购买力,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广告应运而生,至于广告包装下的产品质量如何,那就看你是肉眼还是慧眼了。

总之,肉眼也好,慧眼也罢,有眼就无好。小时候做过一个游戏——蒙眼捉人,被蒙上眼睛的人傻乎乎地伸着手,茫然地四处摸,耳边听到的是不断逃离

的戏弄声,谁都不想去做那个被蒙上眼睛的人。所以,除非不得已,人是绝不愿意被蒙上眼睛。眼下,我就处于不愿意而不得已的境地。

在医院住了两天,做完所有的常规检查,又将病房的天板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并且确认白璧无瑕之后的第三天上午,一辆手术车把我推向手术室。一路上听着吱吱嘎嘎的车轮声,眼睛留恋地望着走廊上方一段长长的白,最终在一片绿的颜色下停住。医生说,把眼睛中的脂肪脱落物去掉是个小手术,我相信,因为比起开膛破肚来伤口确实小,但细想,与心、肝、肺相比,眼睛的重要性一点不在它们之下,可以割一个肾,切一叶肺,去一个胆,但是眼睛是一只也不能少的,它不仅事关视力,而且关乎形象。所以,躺在手术台上,心里难免紧张。医生一边说放松,一边给眼睛点药水、打麻药,然后用一种工具将眼睫毛一点一点撑开,在医生眼中我的眼睛此时一定“瞪得比铜铃还大”,我虽然看不到,却想起“目眦尽裂”四个字,它们出自《史记·项羽本纪》,书中说,樊哙进入项羽的军营,用盾撞倒卫士,“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以表示对项羽的极度不满。我想,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目眦尽裂”,但是医生一定不会从我茫然无神的眼中感到极度不满。想着,就真的放松了。眼睛虽然睁着,却什么也看不见,耳朵就特别敏感,听得见器械轻微的叮当声,医生交流的低语声,还有凑近我的眼睛观察的呼吸声。嗅觉也被激发了,时不时闻到一丝烤肉的焦香,医生说是在用激光焊住毛细血管。就在对烤肉的遐想中,手术结束了,用两块纱布蒙住眼睛,我被推出手术室。

我的眼睛拒绝了世界,或者说世界拒绝了我的眼睛,我回到我本身,成为一个纯粹的我,当我躺在床上,一些从未体验的感觉出现了。一直以为,视觉是明白的,听觉是时间的,蒙上眼睛才明白,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眼

睛睁着是空间的,眼睛闭上才真正进入时间。因为,当睁着眼睛时,眼睛一直在看,忙个不停,空间占据了我们的精神,时间就被忽视了。而当眼睛被蒙上,闻到香味,不知道是哪种植物;听到声音,不知道说话的人是谁;尝到味道,不知道是什么食物;摸到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物件。视觉屏蔽了,其他感觉大大削弱,甚至失去了价值,随着人的空间感的消失,人慢慢坠入永恒的时间之流,而且因为眼睛不再忙碌了,所有的神经和细胞都为时间所占居,时间被抻得特别的长,病床就成了时间之流,人在其上漂流,水流得很慢,生命也特别的轻。这难道就是当代人所期待的慢生活吗?

然而,更奇妙的一幕发生了。左眼,千百扇窗次第打开,眼睛追着打开的窗户,想要看到窗户之外的东西,但是窗户不断打开,无穷无尽,而你永远被关在窗户之内;右眼是千百朵次第绽放的花朵,不是桃花或者梅花,花型较大,像菊花或者芍药,向着眼睛扑过来,而眼睛像个黑洞,将它们一一吸入,无休无止。窗户和花朵一律是灰色的,冷漠而诡异——莫非是眼睛对空间的想念?其实不需要眼睛回答,一尿急,我就产生了从时间漂流中赶紧上岸的需要,由此悟出,生命是时间的,而生活是空间的。你要撒尿却不知道洗手间在哪里,你听到送饭的服务员在叫喊,却找不到饭盆,你要喝水,却摸不到杯子。当你被蒙上眼睛,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无法实现,这时候人最需要的是另一双手,一双帮助你的手。你睁着眼睛时,你不会注意别人的手,哪白是自己最亲近的人,那双手是粗糙还是绵软,是冰凉还是温暖,你不知道,甚至也不想知道。但是,当眼睛被蒙上,有一双手伸过来,给你送饭、递纸巾、扶你上厕所、牵你散步的时候,你才明白人对另一双手有多向往、依赖和依恋。有了另一双手,在一片漆黑的世界中,你才不孤独,有依靠。

人生在世,有一次蒙眼的经历,真好。



江海新韵

寻月记(组诗)

□朵朵

在槐花下饮酒
和白骨做邻居
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在春夜,
在腐叶铺陈的路上
从镜子中逃出来的月光,
在密林中
找到青狐掉落的皮囊
“我可以同你交换
五种颜色的草籽。
不同的雨滴经过时
你可以遇见
草根下沉睡多年的面孔。”

我可以
同你交换。
搭在夜色之上的时光之弦,
它们被风吹成星空
浩渺的虚无
我可以,一直守口如瓶
不再做一个践约的人,
也不再。
急着要去下一个城镇

冬至
昼夜之短长争上了日暮
草木偃旗息鼓

昨夜。
举着溪水点烽火的小孩
不知去了何处
我的妈妈
给黄昏捏了十二道褶皱

放入竹屉,
被老桑木烤得浑身酥软。
我跑了很远的路
才来到这里
衣襟下的心脏潮湿而疲倦

风抬着小屋
仿佛轿子摇摇晃晃。
乱世如寒塘
抱着繁星,
熬一锅杂烩汤

新雪
在一幅画前找到它。
好像它需要重新被命名
画家留在他的时空里
而那条河。
正在朝窗外
另一条河蜿蜒而去

我俯视画里的树木
满含忧愁的小路
一束光。
正在推开画框
毫无意外地射入
静谧的意义
在于它不可移动

也不必移动。
新雪在光线中静静站立
它打开翅膀又将翅膀焚毁。

它投身一条河,
又从一个人肺腑
将自己掏出
它吹乱春天的长发。
黄昏悬垂在树冠,

东凌蓝
□刘白

满眼都是蓝
长期缺氧的人
晕眩于蓝
直接醉倒

堤外是南黄海波动的蓝
堤内是东凌湖静谧的蓝
白色的海鸥
一会儿飞上海面
一会儿滑向湖面
剪裁绸缎一样的蓝

在东凌
站在水里便有浮游的冲动

被妈妈走过的每条路
在风中飘摇:
新雪让人如此期待

我们谈论过无数名词之后,
忽然又想起了它
它以天人之姿闯入生活
它俯视,散落,升腾。
最后无迹可寻:
像一个浴女,
在黑暗中褪下了外袍

重生之舞

茶馆里。
抽早烟的老人
和抽纸烟的年轻人打赌
弯过杨家弄的水流

有几个漩涡。
寺庙屋顶的梧桐树,
落完了最后一片叶子
十二月是个温暖的季节
假面舞会开始了
梳起南髻的女孩子,
刚从另一个城市来到这里

杨家弄的风雨檐,
被漩涡带去了河底
就在那天,
照片中的每个人
都分到了同一个笑脸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夕阳太美,不敢造次。”
“日落月升,万籁何其无辜。”
倘使你是被子,
在日落之前拍拍自己
尘土何其幸福。
风会追着去爱它

倘使你是落日。
再回头看一看
青苍的水田,寂寥的白鹭
还有一个坡地上
低头掘土的男人
他是我阴沉的父亲,我怕他。
从来没有拥抱过他一次

寻月记

这颗月亮
是老南瓜卧在地里;
是蒸糕刚刚出笼
是表姐,
将一张羞怯的素颜
偏向绣花架

是平原上一粒粒矮房子
是蟋蟀,
正在织的庙堂;
还有你,
在异乡拎一瓶酒
爬到山腰,
吼出来一江秋水

圆圆的,挂在天上
圆圆的,没有声音
圆圆的。细心裂肺
圆圆的。是母亲,
从暗中起身,
将客人迎进家门

东凌蓝
□刘白

站在岸上
便有振翅的渴望
东凌蓝
把水和天化作了一色
飞翔和浮游
有时已无法区分

疲惫的心
在洁白的云朵引领下
在东凌蓝里安家
从此
与大米草一起
面朝大海
身心俱蓝